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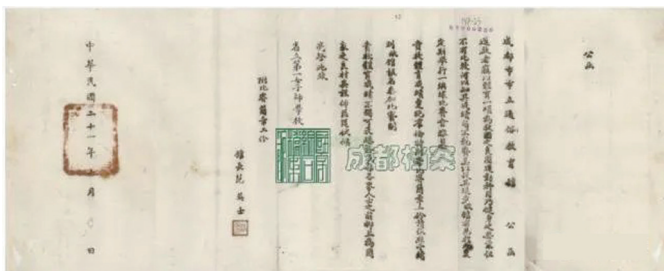


——巴蜀风物——

在“老外”眼中，中餐最“黑暗”的料理，非皮蛋莫属，软叽叽、黑乎乎，外面还包着一层土，要吃下去，还真得做点心理建设。在国人眼中，也有一种蛋，除了南京人吃得津津有味，其他人也很难接受，这种“地区限定美食”，叫毛蛋。那么，把皮蛋和毛蛋组合在一起，“皮毛蛋”究竟是什么？它是好吃呢，还是好玩呢？其实“皮毛蛋”不是蛋，而是网球的别称。100年前，在成都华西坝，一群“老外”把这项当时欧美最流行的运动带到了成都。

“皮毛蛋”，究竟是个什么蛋？

□ 闫雯雯



1932年成都市民众教育馆关于开展定期网球比赛的公函。
成都市档案馆藏

1

到华西坝去看打「皮毛蛋」

那个时候，网球刚刚经历了一场“重生”。1873年，英国人温菲尔德将早期的网球打法加以改进，迅速风靡了世界。很快，时髦的成都人也赶上了这波热潮。

一时间，从没见过网球的成都人不知如何称呼，便根据它的形状和特点，给它取了个接地气的名字——“皮毛蛋”。

新奇的耍事让爱看稀奇的成都人欲罢不能，有空就会到华西坝去看打“皮毛蛋”。也有人不理解为啥两个人要隔着网子打球。一则关于成都人看打“皮毛蛋”的笑话流传甚广：一位老先生看见两个汗流浹背的外国人隔着网子气喘吁吁地击打一个小球，感到非常不解：“如果必须一直把球从一边打到另一边的话，这些洋人为什么不雇用苦力在网边来回拍打呢？”

年轻小伙子们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三五人邀约一起，到华西坝看女学生们打“皮毛蛋”，看的时候还要打赌。赌资也极具成都特色：大学路上开了成都第一家蛋烘糕店，赌输的请赌赢的吃上三五个蛋烘糕，把肚子也填饱了，精神和身体获得双重满足。

当时的华西坝俨然成为了全成都最“潮”的地点。在这里，成都人第一次看到有人骑洋马儿（自行车），第一次看到女学生游泳，第一次看到有人踢皮球，第一次看到有人打“皮毛蛋”。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成都人来说简直是大开眼界。

相比于其他运动，网球的装备也是最先进的：球拍得是木框的，用牛筋和羊肠子编成拍面；网球服跟温布尔登网球赛一样，上身着白色上衣，下身是白色过膝裙裤。一开始，网球服和装备还是外籍教师从国外带来的，但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本土的装备。国产“回力”牌网球鞋在当时异军突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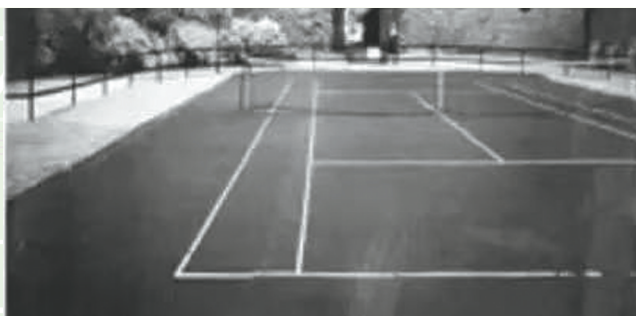
在当时，如果有哪个学生拥有一双“回力”牌白色网球鞋，走路都有风。因为稀少，学生都非常爱惜，经常一打完比赛就脱下来换成便鞋，但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人顺手牵羊，因此好多人脱下鞋子后就像宝贝一样抱在胸前。白色的鞋子脏了以后，回家还要打整，洗涤之后在半干时用白色的粉笔涂色，力求鞋子干了之后能够恢复成纯白色。



图据天府新视界



近一个世纪前的四川大学网球队。图据成都方志



华西坝上的网球场。图据成都档案微信公众号

2

成都人把网球场搬进公园

成都人爱打“皮毛蛋”到什么程度？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成都的网球场就已经超过了50块。除了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城东的四圣祠、科甲巷附近的坝坝头，都建了网球场。

爱逛公园爱喝茶的成都人，把网球场也搬进了公园。1924年，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对少城公园的体育设施进行整修，建立公共体育场，修建了两块沙地网球场。

四川网球界知名人士郑祖驹在《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蓉城杂俎（zǔ）卷》一书中回忆说，当时他们每天在少城公园练球，不断角逐奔驰，陶醉于公园绿树参天、荷花飘香、御河环抱、碑亭翼立的园林风光之中，虽然挥汗如雨，也无疲惫之感。

成都之外，“皮毛蛋”亦有迹可循。四川资中重龙山君子泉旁，虽然1928年修建的网球场已荡然无存，但“球场”二字的摩崖石刻仍旧清晰可辨。

球场“起堆堆”培育出了不少高手。从四川走出的温岭是第一代“网球王子”；在网球还只是奥运会表演项目时，就曾参赛的李德鹏，是成都人；代表中国首次在四大满贯赛上夺冠的女双选手郑洁和晏紫，也是成都人。

历经百年，最潮的运动已经从“皮毛蛋”换成了“滑板”“街舞”，但是四川人追赶潮流、爱耍的特质仍旧没变。

据“天府新视界”微信公众号